





# 決定秋收前結束

# 縣選委會擬定工作計劃

根據地方情形之不同，盡量採取各地實業生活中之新鮮材料，加以充實。

『國川訊』縣選委會辦公佈選舉要點及宣傳要點如下： 選舉要點：（一）劃分鄉選工作區原樣貼附，將全縣劃分為四個選區。（二）海選時間，暫定一月結束（九月廿日至十月廿日），一月中旬工作的進展為宣傳，劃分局民小組，選候選人共十四人，各該鄉幹部訓練與試辦一天，選票一月內，鄉政府工作報告及討論，提案三個月，議會及黨政府成立一天，黨選總結一天，餘下的時間，給鄉選委會作總結；（三）鄉選幹部訓練及試辦方法，應把兩者配合進行，具體規定鄉選幹部每日上午上課，下午即參加試驗。宣傳要點有茲：（一）整理今年地區，必須整理行政系統，而鄉選是總整理行政系統的最好辦法。（二）說明今年的負擔比往年年輕。（三）今年實施救災救荒、減息的政策，照顧各階級的利益。（四）反對太平觀念，提高應有的警惕性，克服困難，迎接光明。（五）提高幹部與民眾政治認識及工作能力，徹底擺脫土頭的搗亂。

共產黨幫助友黨人士競選

子長各階層參加選舉

# 延長辦理工作進行遲緩

「市長訊」本縣選舉運動浪潮，已在各屬展開。目前各區，已有關於選舉工作的告。一科長於十四日工作區，視察該區選舉工作之展概。

「市長一萬訊」關於此選，九月四日前期已在進先修區選民，共六個鄉。選舉會按五至七人開票，見已選至七人。

「市長訊」山縣上提出的縣參議員候選人有本區一進史紹堯先生（國民黨員），二楊樹生先生（國民黨員），三共黨黨員協助他們向該兩鄉居民推選候選人。該兩鄉居民均擁護他們，贊成他們當縣參議員的候選人。

「市長諭令縣訊」從九月四日到十日，為本區總選在三區實習時期，由區級幹部全數參加，六天內計開全體大會，選出十分之參議員，選民大會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選民均到了會。來賓及列席者達百餘人之多。四、楊樹生先生，該區今年選舉辦法，特由宋某，買印前來參加。國民黨員薛向雲先生在會上作記及提出選名單，二十五日九月廿五至十月五日召集選民小組進行選舉，十月六日選至十二日召開的新參議員選舉會，行政村主任及村長。惟目前選民情況甚為村長。因該村中雖已着手進行，但該地不齊，且相爭，六都區域，尚無動靜。

陝甘寧邊區第一屆

參議會議案刊布

是一個不平常的會議。

近年來來愛國人士川流接續，不知流多少而沒有得到開的會議；是最近國人抗拒現而在流實現的會議；最是在邊區舉行的會議，也還是第一次。

分階級，不分黨派，普通、平等、直無絕名的派系；沒有賄賂，固定，液體，到到（後區的）是另一（冀察）的，是另一（冀察）的，是另一（冀察）的。

選舉。工人、農民、地主、資本家、文盲、知識份子、不同語言不同宗教的民族、共產黨員、國民黨員、其他密閉及無黨無派人士，這落府同一目的，討論今後方針，都派人士，這落府同一目的，討論今後方針，都派人士，這落府同一目的，討論今後方針，都

議：按對政府工作，討論今後方針，都落非常的不愉快，知無多議員有人與黨，得這一百萬人民與否，何時也不能不便全國人民，離了民族。



「！權舉還有才我，後以年難舉，奶奶」

陳叔亮作

砲兵團軍紀嚴明

「本報訊」地兵團軍紀嚴明，與羣衆關係極密切而無其駐區，經常幫助羣衆生產，不取報酬，如強迫農民租佃地之事件時，均採取進步辦法自己利益的方針。現在該國之各區附近居民中進行調查，居民都喜形於色，相告慰，並列舉若干事實，小錢足額，以作證。該國五六十萬之居民，亦受其福。

「本報駐安南通訊」駐南之軍政紀律較前已大爲進步，到處均無擾亂，對當地情況不熟，戰士之標準要求邊境居民，未能適應，現在此種情況未過去，即係安南一帶居民，亦用金錢爲駐軍較前不稱大。

固臨苗多鄉  
土作修改

【本報固臨訊】

延縣長級同  
討論西北局  
決設專人幫  
助幹事

# 志

## 「定決」

### 報讀商

組會議中決定：(一)今後設專人抵督辦員，專門選一適當之同志擔任；(二)新老幹部多互相關助；(三)每個機關每次來報時，由專人先下一下，附報通知。

各單位各個人，指出錯誤，必談、流覽、自顧等類工作，以爲定。關於通訊員對黨報之責任問題，亦有論及，一致覺得過去自己負責不夠，上級關心不夠。爲加強今後工作起見，準備召集通訊員小組特別討論一次。

【陳中訊】世間釋放日報之通訊工作，現已重新加以整頓。本月十二日下午召開通訊小組代表會議，討論最近擬提出之「工作條例」。次日下午於分委辦公小組召開通訊員大會討論。事項爲：(一)以陳中報爲通訊小組之固定通訊員。(二)商清軍政當局利用電台拍發專電。(三)選購新聞學之書籍，加強通訊員之修養。(四)特請因公來馬關之教育通訊員伯蘭同志報告通訊員工作問題。並後進行改選。陳、張等則三同志當選，負責通訊小組之工作。

與地方關係良好

# 各界人士請加讚揚

蘇聯武區訊 此  
方黨政民機關及  
極其良好，從未  
與破壞紀律現象  
深感感激治，愛  
界人士稱讚這個  
（一）  
成立軍政政  
會、保衛委  
要

要的幹部。如最近因事陳剛  
要借一部份民勇暫住，區政  
府通知要來要領，而高部也  
通知軍隊要領，由於這樣總  
與導心，任何問題都迎刃  
而解。

【本報蘇聯武區訊】蘇  
後我會全主任對本地駐軍之  
優良的革命紀律，加讚揚

時間臨盡，遺失和損壞都  
賠償。專找空房子住，不毀  
住民房，其實老鄉是歡迎  
們的，見他們太齊心所欲  
受。住市民家對婦女都是  
規矩的，從來不打人，不  
罵人。李敦民兄常到杜密  
家拉話談天，和氣得很。  
的動員都由進到營，由營

二週年紀念

酒一連宴合唱團、文化俱樂部都舉行，紀念大會，該團部所需樂業徐文大負責同志在大會二年來支持了音樂活動，舉行了樂會，進行了工作，它使幾十名成爲半職業的技師。並謂：不能脫技巧，我們合唱團是長期發展的。過去我們把音樂和歌唱的藝術結合起來，我們以響的音向海濱，面向工農同志，而樂作合唱團的響應，上地方

雙十節分區舉行

省核減徵實額

桂雀核漏當實密

【本報桂林訊】桂省本年川徵購規定起購

徵實額原定爲四百萬石，擬已無力負擔，去年徵收一百萬石已甚難完納。該局局長陳海峯乃赴該處請求中樞核減，本省田賦徵實數額，業經核減至一百七十萬石爲田賦徵實，一百七十萬石爲徵購軍需，徵購軍需每石給價六十萬，是否需起購兩區之大小問題。亟要求起購地位，廣慶兩區大政多延擱，固已憤慨，各級徵購關係亦甚，惟在徵收及進，人民會要求財政廳長有權充稅，稅廳長已決定照給發各縣辦法。

來函照登

所放日報編輯部。本月廿三日我本人上該誌，主

明這次國政，須同時在行政、效能兩方面進行，也即是這意思。

主席主張主要目的不單在於救濟窮民，也就是這個意思。

若若干同志認為所謂以我的談話貼近於政治者，就以為要拒絕的政務與不干我們事，甚至無從談起。因此，這次整政仍循舊例，貨銀發給（廿四日日本報）而政不是被救濟之故，精神相衝突的根源不在於此，希望將此意說明。

更正

昨日第一版面誤刊「塔斯社」字樣，特此更正。









什麼是幸福

我們總說解放後人民底幸福，說我們的孩子們底幸福，再說是一般的，過十五年以後我們建設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那時樣的幸福。但是我們很少談過我們今天的幸福。也從來沒有想過它。人總是爲着自己的，甚至是最小的不幸而發怒，而正就在幸福的那時候，他也並不覺得。

我常常碰到許多在戰爭開始時還有見過的人們，而在討論一切戰爭問題，包括最近耶路撒冷被佔，也沒有忘記牢獄裏的情況之後，我們才開始回憶舊，最近一次是在什麼地方見過的。

「對勁，是在雅園塔味（南歐克羅姆海邊上）一個很漂亮的休養的地方」（註一）。

「那時住在總工會中央黨維也納服務院，那才靈哩，這會不滿意那兒的伙食。你記得吧，我們在海軍馬路上過著的。你是到海裏去洗澡的，我這說過：『噢，該在五月裏洗海水澡！六月度，七月裏那還可說……』」

「娘，是呀。那些日子過的不錯。生活得挺好。沒得說的。」

「喂！喂！對啦，自然咯！就是在那個地方！你和妳老婆和孩子在高爾基大街，莫斯科城內一條街名——三註」走着。你記得吧，你還清楚，兒子在十年級學校畢業之後，送他去那裏去。你呢，想送他去技術學校。老婆送他去辦別學校，而孩子自己却想進飛行員學校。已經飛起來了。在西北方。」

「壓逐機嗎？」

「不工作。兩個月沒有音信了。老婆每天發電報給我。我不回答，怎麼回答。」

下。她在那裏呢？

——她和你的一樣，住在西伯利亞。女兒在中亞細亞兒童園野營。我那個孩子，你記得嗎？那個老婆婆！她現在在德國人那兒，在德意志普魯特格夫斯克。她怎樣了？我不知道。可是她以前替我煮我寄錢去過活嚕。——我——

——好，是呀。那德國人過活的，也沒有想過別的什麼。我們在那雜草的土壤上生活得很好。但是我們所有的，人是否都懂得這一點？在我們中間不是有過一些人，他們

我們在夜裏，在非常寂靜裏沿着森林的道路走。在汽車的燈光裏，森林就好像是歡迎宴的佈景，很奇怪的，因為我們從來沒有遇過有音樂的歡迎佈景。而現在是寂靜的，非常奇異的寂靜，因為我們在火災附近的區域裏走着；這裏應該有槍炮聲的。但是在前邊上，甚至在被燒燬的政

的樹幹，有一種鬆脆的質地。我不知道有比火線上，的更  
嫩綠的木分絕對的嫩弱。

沿著這虛虛茫茫落葉之熊（指坦克十三號）。它用  
憂鬱的蒼翠了樹幹，樹枝，把它們都的很遠，它的很重  
的，身軀，而進成行一列。牠穿丁地面，把樹袋從機拔出

悼蘇聯作家彼特洛夫

希特勒發狂以後，從消息中，我們知道蘇聯的作家爲了抵抗於祖國的解放事業，也和軍隊一樣的齊步奔往戰場。彼特洛夫（Пётров）就是其中的一人；他做了蘇聯抗報的記者兼消息報的特派通訊員。不幸的是他在南線上犧牲了。尤金·彼特洛夫是有名的長於幽默作品的作家。他曾和另一位幽默小說家伊里夫創作過「二把椅子」、「小金牛」、「草原上的美國」等長篇。另外他還用「冷靜的哲學家」的名字寫過許多幽默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一篇就是「蘇和埃魯溫的哲學記」。

在猶太人爭取自由和解放的時候，他的死，的確不但是蘇聯的損失，而且是全世界的損失；同時，他的死，所顯示的英勇，將永遠成爲教育我們的榜樣。我們在此表示哀悼以外，並譯了他最近的文章，以作紀念。

E · 彼特洛夫作  
蕭三譯

的可怕的傷痕。

自然界抵抗着戰爭。鋸下的大樹像受了敵人的打擊而倒下去了，但是鶴像希希站起來的武士一樣，躺在路上。自然界儘可能抗拒戰爭。而當抵抗被摧折了的時候，它驕傲地滅亡，續替下去，像勇敢戰士一樣。沒有被獨犯的——它引起記憶。它曾是美麗的。被摧殘了的，被戰勝了的它——像大草原地，令人起敬。

德國人在退却的時候，在路上鋪下了地雷。士兵們小心地挖出了地雷。我們的汽車隊跟在他們的後面走，每五分

鐘就要停下一樣。這好像一隊兵船在駛了水雷的海上跟滑溜海賊走了一樣。

我們走了很久，大約有十二個鐘頭。我們繞過了由德國人丟棄了的破爛的大汽車和被地雷炸碎的，一塊塊的馬路上。有時候我們在村子裏停了下來。在那裏德國的汽車比路上更加多些。我們繞行了路，再往前走。

下午兩點鐘到了我們打算停下來的小村莊。這村裏也沒有鐵門，也沒有狗吠。

這裏停存了許多的房子。也聚存了幾口人。白天他們

從森林裏回來的，在森林裏他們和野獸一樣過日子，他們現在又搬到自己的空空的，被德國人弄得一塌糊塗的窩裏來了。德國人什麼也沒有給他們留下來——沒有一點糧食，沒有一塊樹皮。

一個老太婆坐在爐子中間，望著紅軍士兵們在屋子裏走來走去的忙活。爐子燒得熱熱的。老太婆覺得很暖，她老頭兒笑着，等着人們向她登門。

「你，老婆婆，怎麼在這裏躺起來了？——一個臉上一點血的小個子紅軍士兵把她的老婆弄來了。」

「我們把高級官長預備房子呢？你還是到樹林子裏去過夜吧。」

——我就光這樣，這樣就回來了，——老老妻高興地回答說。

——哼，德國人爬的時候，你就這屋子裏也不敢進來，還說當着高級指揮部爬上熱炕去！

——怎麼，老祖母，——我問她，——德國人修討厭的丁吧？

「老妻，我們全垮了！」——就等這一個問題的老太婆迅速地，活脫脫回答說：「一來，他們就說：『走，走，說，到坑裏去。就是到坑裏去呀。他們自己呢？什麼都沒有了。』什麼也沒有留下來。」

「呵，什麼？你這樣一個沒有瞎嫁的去作老妻！」——路上有斑斕的紅軍插了一句。

「這小伙子，真是和我撞上了！」——老太婆說了，對班級的紅軍拂一下手，作要他離的樣子。

在這個戰士和老太婆之間雖然建立了一種友好的關係。

指揮官連屋子裏來，把褲下皮腰帶，把戰利品的德國  
自動小槍放倒桌上。然後看看爐子上面。

「呵！」他說：『你這活著，我的老祖母！』  
想不到樹林子裏去了，上波同志！他是守着這爐子。  
斑斑的戰士恭敬地報告。

十二月十六日的克林城

候，不知怎的已經爬到參謀長近處上去了，用手攔手在地  
圖上東拊西指，盡着故意地問道：

「這是什麼，伯爵？」

「哦，哦，女孩子，安靜些。不要胡鬧怕怕。」參  
謀長不留意地回答她。

「不把我當人。」——女人說。她用手巾揩了眼淚，

又擦了她那。

「在我們家裏來請很多的德國人啦。你說，  
小孩子又有什麼？像難難的事？而德國人在房間裏走，  
他看不見牆。腳碰了小孩子，——孩子跑到一邊去。」而  
德國人甚至看也不看人家。

「唉！——下次你可會知道了！」——忽然第二個女人喊  
了，大概是鄰居，假子不端大，淡色的頭髮，有一幅堅決  
的，皺紋的臉。

「現在你知道了！現在你知道，你的不

國人是一樣的。——以前老媽說：「你現在都成了吃土胚了！甯我們的。」——不會，不會！你現在都到了吃土胚了！」

和轎上的一樣，都作了，——結一個女人說。

而我曾想過，德國人是文化的。現在只有一件事——打轎而我曾想過，德國人是文化的。現在只有一件事——打轎

國人。」

我已經不是第一次聽見這句話：「德國人什麼都作了，和轎上的一樣。」這句話對那些以爲德國人不會是像轎上所寫的那種魔鬼野獸似的人們是很有意思的。

「打牠們！」女人再說一遍。——她這樣打，打得

「打牠們！」女人再說一遍。——她這樣打，打得

「打牠們！」女人再說一遍。——她這樣打，打得

現在這些人懂得許多事了。沃洛高拉妮斯公爵女人，在蘇維埃政權下面有過是够大的財產的，曾經想過，她在蘇維埃政權下面是不堪幸福的。

但其實她倒還是很幸福的呵！她在漂落的沃洛高拉妮斯公爵的那棟小房子裏生活過得很很好，又暖和，又愜意。可是她沒有感覺到到自己的幸福。

她現在感覺到了，當她的房子裏什麼也沒有留下來的時候。她幸而，只因爲德國人走了，在窗戶下面再也不會掛着那八個吊死的人了，她永遠不會再聽到樹皮紙的聲響。

渡着祖國，自由時，強有力的祖國，就沒有幸福。  
沒有也不能有。  
沒有懂得這些的人，現在懂得了。生活教會了他們。  
Evelyn Reichev.  
行軍中記

於日約在章門的崗位上犧牲了。這對於蘇維埃文壇，多麼重大的一點損失！悲憤之餘，本擬立即將此種紀念，寫一點作室前的創作介紹給我們的讀者，但因開議，許久未能如願。這對於死難者陳海夫同志及讀者，都是非常歉疚的！現在從一九四二年一月六日的「星報」上趕出他另一篇遺地雜誌的遺作。因為更近一點的資料，可憐沒有弄到。

自德國法西斯蒂發動侵蘇戰爭以來，蘇聯全國人

體。一個人前後的好處，是難免的。我們全體在朝鮮和後方工作，積極參加抗戰。難免各領事館請去作通訊員，宣傳，鼓勵等工作或直間接參加戰時作家，根據去年間動後不久的一「文聯報」上的敘述那時就下不下三百多人。我想現在更多了。E，彼時夫便是其中之一。現在不幸犧牲了，還是值得非常可惜的。但是彼特洛夫同志之死是光榮的。作為一個參加抗戰而死的特洛夫同志，值得我們永久地深深紀念。我相信，他的遺孀是能一天比一天多

得到讀者們的，是不相和了。伊里甫共同寫作的。伊。彼特洛夫一同是和了。伊里甫共同寫作的。雜誌報紙（真理報、消息報等）上發表作品，或出刊本，總數共四四八種著者：伊里甫、伊。彼特洛夫。他個別的作風非常富於幽默、滑稽、諷刺、諷刺，讀了常常令人愉快，發笑；但同時覺得漸漸的，們最著名的作品有：『金雀』、『十二把椅子』、『改換了劇本上演了』、『層樓的美國』。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伊里甫死了，伊彼特洛夫單獨發表前

一九三九年年初他得了列寧獎章。同一個時候正式加  
蘇聯共黨黨(直率)。他中等個子，身材，而貌卻很  
秀，時人和黨友都有，今年還不過三十多歲，雖在  
化箱子手著特務度着刀下鑽行！我在北沈痛、虔  
誠哀悼他並向他的妻子及子女致誠摯的吊唁，但因

在四載上的我地記着們的情況，是愈來愈加繁雜了。這  
一共還不過是幾天之前的事：我們乘着車子行駛前進，還  
深大概走上三十公里，算已經到了圖義。可是今天在同一  
個方向，我們卻可以走上將近一百公里的路程。

德國人退却的路線，是相當綿長的。並且這條路都是干  
溝一律的——到處是被焚燬了的村莊，是被炸壞了的道路，  
，是些汽車和坦克的骨架，是些留在雪地的面無血色的屍  
民。當我這幾天乘坐車子到伊爾斯時拉去的時候，我總是在  
考慮這樣的路程。

但是此路還有一「路路」——這就是德國人逃跑的路。在我看見這條路了。這條路還更長。在蘇聯人的眼中看來，這條路也是格外愉快的。在這兒，德國人還來不及來，火把房子燒掉。他們放下了無數完整的汽車、坦克、大和發子彈的箱子。這兒的居民並沒有走，雖然還是遭了些焚掠，但他們總還算是在家裏。地板被燒乾淨了。窗上的玻璃也重新裝起來了。從新造好了的爐灶的烟筒裏

官出了長城，一盤棋的輸贏。  
克林城遭受了很利害的磨練。有着不少的被毀壞了的房子。但無論怎樣，這個城市始終是存在着。當你乘車到克林去的時候，你就可以看見：這還是個城市。它是在昨天清晨兩點鐘的時候被收復的，今天，這兒已經是後方了。  
居民們怎麼樣呢？他們帶着尊敬的心在看那紅軍。「德國人不再回到這兒來了？真的嗎？」他們這樣詢問道：「現在這兒就只有你們吧？」

紅軍懷着確切的信心，就是說他們在軍事上的預斷他們不認為一定是可能的。但是由於他們憂鬱而悶悶的鄉土的愉快的情感，這些受了蘇維埃的居民們明白了——德國人是不會再到這兒來的。

在歷史上，從沒有什麼人曾經兩度政近莫斯科。

紅軍不慌不忙收了克林城。他們是拯救了它。打擊所這樣猛烈，也是這樣突然，以至德國人在逃跑的時候，不及他們又是這種情形，把全城都放火燒光。

而居民們也不知道，要讓整座城市感謝紅軍才好。當最初的幾個紅軍才進入了克林的時候，居民們馬上告訴他們，德國人在什麼地方埋了地雷，又在什麼地方下了他們的彈藥庫。

在克林附近的一個小村子裏面，發生過一樁既是真實同時又是幽默的事實。

最初看出了德國人要逃跑的，就是那些孩子們。他們

偷地走近了德國兵的大卡車，把推而馬達的纖維都偷了。這樣一來，德國人不得不用最自然的方法，就是靠自己的腿子來逃過了。但當我們的戰士們在村子發現的時候，孩子們就聯袂似的把開動馬達的鐵棒奪了。這些車子都能轉動和向前開行了。

我也到過萊伊科夫斯基所住那所房子裏面去過。這裏的想像力，想看看我在整裏面已經讀過多次的

在森窗口的一角，柴伊科夫斯基在這兒寫成了他的第六  
曲，和從窗口看著他所心愛的三株小白樺樹，看著他  
琴，驚和樂聲。

但是德國人在柴伊科夫斯基的住宅裏面所做的許多  
是這樣使人厭惡，這樣可怕和粗鄙，以至我永久都忘  
這次訪問。

我們進進了房子，年輕的導遊人夏爾南爾來迎接我

他這樣慣於迎接參觀的人，帶領着他們從博物館的各列品旁走過，甚至現在，他還是禮貌地領我們沿着木梯走上樓，指着一間很大的房間說道：

忽然間他打斷了他自己的流暢的話句，拍着手叫道：「不，你們只要看一看吧，這些混蛋究竟做了些什事！」

其實我們久已就睜大眼睛，看着這兒曾經是柴伊科夫博物館的地方了。甚至就是一草豬，也不會像德國人模地知道所房子精確到這樣程度。他們拆下了板壁，把他們都當木柴燒了，可是同時在院子裏則堆滿了要多少發多少的木柴。所幸的，就是柴伊科夫斯基的原稿，他私藏的版畫，心愛的鋼琴以及寫字檯，一句話，凡是一切最珍貴的，都逃脫了。——

起，把裝在箱子裏的，但是沒有來得及運走。德國人打開工  
子，把裏面的東西都撒滿了一地。他們燒掉了樂譜和書  
放，穿著污濁的長靴在古譜的照片上踏過去；還從牆上把  
一，傾倒下來。他們打掉了柴伊科夫斯基的石膏像的鼻子和  
部。他們擊碎了普希金、高爾基和夏爾羅賓(●)的  
子。石膏像。地板上鋪着一時從古的板凳上摘掉下來的莫扎  
的畫像，在上面印着一塊德國皮鞋的油污。我親眼看見

房 張悲多沒別畫像，被從橫上撕下來和丟在椅子土（  
子 在離開開張悲多沒的大畫像的不遠的地板上，已被  
的勇士和軍官們精練得不成樣子。  
到處都堆滿了裝銀頭食品的罐頭和自釀葡萄酒的瓶子。  
『難道你沒有向德國的軍官解釋：這是誰的房子嗎？  
』對的，我解開過鎖。當付官一進來的一候，我  
他說：黎伊科夫斯基是很愛你們的莫扎爾特的。你們  
再和他們談談畫了。忽然間他們說道：『喂，老頭兒  
問 已

「你的嘴鬆下來」。我沒有鬆嘴還能跑到那兒去呢？在克林姆林很多人的衣服和襯子，不，和他們是該不穿的！

我走向宮口的那一角，那兒放著柴伊科夫斯基的宮，他曾在這兒寫成了悲愴交響曲。在窗子的正對面，有三株著名的小白樺樹排成一行。現在它們已經是幾的白樺樹，是已經完全成長的樹木了。

但現在不是悲傷的時候。大家正過着緊張的軍事生活。在駐防軍司令的辦公室內裏，聚集了很多的人。司迅速地發出了各種指示，應該把傷兵疏散到什麼地方，應該怎樣更好地和更快地修理房屋和道路，應該怎樣電力站、浴室和麵包房。人員是不夠的。但在那兒我見了一個熟識的聲音。

『同志們，應該採取一切的辦法。』

「啊！」駐防軍司令叫起來，繼而又愉快地微笑：「哦，這樣很好。我們來開始工作吧。你什麼歲數了？」

交響樂的調子，受到一些事了的。在商業中心的組織中……工作就選擇開始了。看起來，就好像從沒有什麼人來打斷他過。

十二月十九日於克林城。

(○)克林城位於莫斯科及加里寧之間，距莫斯科一百公里。俄國大音樂家柴可夫斯基（一八四〇—一九〇四）。

一八九三）曾隱居於此，其住宅於其死後改為博物館。其中藏柴氏之遺物甚多。

（四）俄國的著名低音歌手。其所著之「伏爾加」大有名。